

●刘荣盛 华赋桂 著

大律師施洋



二七二仇血史留吳蕭物
吳為千秋律師歷仗人間
義勇殉名存烈士傳

施洋先生遺像

序

李宪生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反映我党早期著名革命活动家、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国第一位劳工大律师施洋英雄事迹的文学传记《大律师施洋》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件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好事情。竹山县委宣传部刘荣盛、华赋桂二位同志十余年来，致力于收集整理施洋生平业绩资料、致力于研究弘扬施洋先进思想和大无畏精神，终于撰写出版了《大律师施洋》。这部长篇文学传记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施洋艰难曲折、悲壮感人的生命轨迹，把笔触深入到那个纷繁复杂的大时代，深入到施洋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勾画出特殊历史情境中这位特殊的历史人物真实形象，为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施洋思想提供了翔实生动的蓝本。文笔细腻生动，视角客观公正，主题鲜明深刻，是宣传党史英烈事迹、弘扬民主科学精神的一部好书。它填补了湖北省乃至全国施洋研究的一项空白，丰富了中共党史和中国工运史的内容。

施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英烈谱中一个比较有独特风格、独到思想和独自建树的杰出人物。他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对上个世纪初工人运动、民主化进程和法学建创的杰出贡献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不可或缺的一笔，得到毛泽东、朱德、董必武等同志的高度赞扬。

施洋的一生是不断追求救国救民真理、不断进行革命斗争实践，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更新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并为之而坚定不移地奋斗拼搏一生。

1889年6月13日，施洋诞生于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阳嘉河畔的一个没落中的书香世家，11岁才入私塾读书，1907年考入鄖阳农业学堂，1912年回乡创办国民学校，担任本县农务会长。少儿时代的施洋生活于中国社会各种文化思潮的大交汇、大碰撞中。祖父的孔孟之道、父亲的性灵之学、塾师的济世之术、叔父的叛逆思想以及农校经世致用的科学技能，在这错踪复杂的文化传承背景中，施洋吸取儒学的民本精神和治国平天下的救世情怀，吸取了浙东学派开物成务、济世致用的新儒学思想，吸取了李贽、戴震的张扬个性、抒发性灵的主张，同时也吸取了洪秀全“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的强烈反叛意识。1915年，他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在这里他得以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制思想，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洗礼，懂得了救国救民必先改革政治体制、推行民主法制的道理。从1919年春领得律师证书、在武汉执律师业并担任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到发起湖北各界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直到1921年8月亲任省总监领导驱赶王占元运动取得胜利，这期间，施洋作为一位最勇敢、最激烈、最有力的民主斗士与法制先锋奔走在救国救民第一线。声援学生运动，阻止签订卖国条约，推行平民教育，支持朝鲜独立，为家乡募捐赈灾，驱赶军阀王占元，宣扬民主直选和省自治。业绩昭示于江城三镇，影响波及于中华大地。

在推行民主法制、平民教育和民族实业中，施洋屡遭挫折，从实践中他逐渐感悟到必须唤起民众形成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斗争运动，才能摧毁旧社会，建立新时代，而唤醒民众开展革命必须有一个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体现人民群众根本意志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为核心力量。

1921年，在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林育南、毛泽东等先后启迪影响下，施洋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组织工人运动并将运动导向政治革命、导向社会主义运动。他在勃然兴起的工人罢工

斗争浪潮中看到希望的亮点，并竭力让燎原之火烧得更加猛烈，使之成为埋葬旧的专制制度的有效手段。1922年6月，经许白昊、项英介绍，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施洋以共产党人的科学理念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工人的罢工运动，为之推波助澜，为之摇旗呐喊，为之勇猛拼杀。

施洋应工人兄弟之盛请，担任20多个工会的首席法律顾问，在武汉三镇，施洋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劳工大律师”，以至于“劳动界倚之为保姆，视之为明星”。他领导组织了粤汉铁路大罢工、汉口香烟厂女工大罢工、汉口人力车夫大罢工、汉阳钢厂大罢工。在大罢工斗争中施洋不仅参与组织策划，还亲自到前线发表演讲，向工人群众播撒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学说的种子，引导工人运动向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发展。

1923年2月初，京汉铁路总工会领导了举世瞩目的京汉铁路同盟总罢工，施洋不仅是“最有谋略的司令者”，同时也是“打头阵的急先锋”。2月7日下午，施洋被捕，在狱中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七天，写下清醒、乐观的《狱中七日记》，2月15日即农历腊月三十日凌晨，面对军阀暴政刽子手的枪口，施洋从容不迫，视死如归，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于武昌洪山脚下，年仅34岁。

在中国革命史上，施洋树立了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转变的典范，表现出他革命斗争的彻底性。

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施洋树立了把争取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与推翻旧社会最终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有机结合、从而把工人自发斗争转变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自觉革命的典范，表现出他革命斗争的独创性。

在中国近现代史社会上，施洋是民主思想的先知先觉者之一，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推行民主与法制，是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先驱。施洋的法律思想与民主学说都是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是时代精神最崇高、最敏锐、最深刻、最

生动的体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启蒙思想家群像中，施洋是最富个性风采的社会活动家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施洋也是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他的革命思想来自丰富多彩的社会斗争实践，又不断回到实践活动中接受检验，在不断反思、不断否定、不断总结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使之逐步走向科学与成熟。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施洋秉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并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公仆思想，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实现这根本利益而舍弃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在武汉八年生活中，施洋始终是工人阶级一员，是人力车夫、铁路工厂工人的最亲近的朋友，他对工人群众所表现出的无限忠诚是感人至深的。他一刻也没有脱离过群众，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这就是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福利。

施洋在上个世纪初期提出的中国社会当紧实行的“三大任务”即“全力推行民主法制、奋力振兴民族实业和努力普及平民教育”，这三大任务虽然时经近百年的努力，至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使命。如果说有一位思想家、革命家，他提出的历史任务历经百年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愈显紧迫，仍然是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社会实践的主题，那么这个人就是施洋。当我们站在世纪门槛上回顾与展望，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他的宏誓大愿仍然是我们未了正了的大愿，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的法制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富强的工业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的文明国家，这就是近百年来几代共产党人梦寐以求并为之浴血奋斗的共同心愿。让我们在纪念施洋的同时，再一次接受他先进科学思想的洗礼，接过他的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文明、民主和富强而继续奋斗。

2001年2月18日

（李宪生，中共十堰市委书记、历史学博士）

目

录

第一章:桂花树下书香梦·····	(1)
第二章:初阅人间不平事·····	(10)
第三章:宝剑锋从磨砺出·····	(20)
第四章:兴农育林济苍生·····	(27)
第五章:救国妙药赖法制·····	(39)
第六章:甘作劳工大律师·····	(47)
第七章:首创平民教育社·····	(58)
第八章:救灾恤邻菩萨心·····	(68)
第九章:树旗警告夏省长·····	(79)
第十章:挥戈驱赶王都督·····	(91)
第十一章:虎去狼来势更汹·····	(103)
第十二章:黑龙搅海起风暴·····	(113)
第十三章:粤汉铁路大罢工·····	(128)
第十四章:司法会中放异彩·····	(146)
第十五章:谈判桌上展雄辩·····	(155)
第十六章:律师应仗人间义·····	(174)
第十七章:开弓没有回头箭·····	(183)
第十八章:腥风血雨满江城·····	(196)
第十九章:身陷囹圄心未休·····	(206)
第二十章:血洒洪山自由花·····	(220)
第二十一章:前赴后继争民权·····	(229)
第二十二章:留得精神在人间·····	(261)

桂花树下书香梦

光 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初一午时。

鄂西北竹山县麻家渡乡桂花树村施家湾。

桂花树下一群孩子穿着过年新换上的衣服兴高彩烈的嬉戏追逐着，玩着狼逮羊群的古老的乡村儿童游戏。桂花树成为他们转动奔跑的轴心，这棵树是明朝洪武年间由施家湾第一位打草开荒的老祖宗施云龙的夫人亲手栽种的，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树龄了，象一顶巨大的华盖罩住施家大院外三亩见方的地面，五个孩子手拉手合围起来正好绕树打个转。树下有一座庙，是施云龙夫人修行的道场，因为施云龙做过朝廷的总兵元帅，夫人被称为“总兵夫人”，人们就把这座小庙宇唤作“总兵庵”。如今供奉的是儒学祖师孔圣人，旁边设了施云龙夫妇的牌位。

新年的气象自是不同平常，施家大院一

进三重九个天井院九九八十一间连贯一体的房屋整修一新，都挂起了大红灯笼，贴上了大红春联，施家三房三代老小加上仆从正好八八六十四人，今天照例要聚在族长施廷瑾那居于院中心的宽敞的客厅度过新年的第一天。

午饭即将开始，八张楠木大桌子都已摆得齐齐整整，头一道凉菜已经上席，酒已烫热。书香门第的人们自然熟习各种礼仪，按照尊辈长上老少男女的伦理秩序而纷纷落座。

施廷瑾身穿禀生装扮的华服，从至尊的席位上站起来，用他那犀利威猛的虎眼扫视全场一周，发现只有六十二人，还差两人没来入座。他以惯有的虎音向众人发出威严的询问：“还差哪两位？”

“回禀生大老爷，还有三房的永洁叔和大房的福源少爷没来”。管家郭先生连忙报告。

“去喊他们快回来，跑到哪里去了？”禀生大老爷有些愠怒，大年初一团圆饭，本不应迟到缺席的，六十四人正好应八八六十四卦之数，少一人都不吉利，精通诗书礼易的老禀生最讲究数理的外应和吉兆。

管家是位老秀才，因为落魄不堪才到施家既当管家又当教书先生，原来的教书先生是禀生老爷的二儿子施永贞，施永贞也是一位禀生，因为染上重病不能任教，只好聘郭老秀才代理一段时间，郭老先生连忙跑出门寻找永洁大爷和福源少爷。

桂花树下破庙里有一间参禅打坐的石室，好久没人光顾了，福源少爷正在听永洁叔讲洪秀全创立太平天国的故事。

福源是永贞禀生的长子，今年才十一岁，却早已熟读《四书》、《五经》，而且还读过《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说岳全传》、《离骚》这些才子书，现在他最感兴趣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故事，最崇拜的人物有两个，洪秀全和眼前讲洪秀全业绩的族权施永洁。

施永洁正是而立之年，琴棋书画样样都能，诗书满腹，却满脑子的大逆不道的思想，虽是施家族中的第一才子，但因行为放纵无

羈，语言奇谈怪论，被族人视为疯子，孤身一人被赶离大院五里外的仙姑洞居住，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才回来象征性地团个圆，风流倜傥的他倒也不计较这些。

“幺叔，你再念一遍，我还有两句没记准，你念我写下来，贴在书房里，这首太绝了，空前绝后的大英雄才有如此大气魄，大胸怀，大手笔。”福源赞叹洪秀全的一首诗，摊开宣纸，手握毛笔要写下来。永洁得意地仿佛朗颂自己的作品，仰起头，手反背着，边踱步边朗声吟道：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三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远。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永洁大爷、福源少爷，大老爷找你们快入席吃饭哩，你们还在这里吟诗作赋，好消闲。”郭老秀才推开门，急匆匆叫道。

永洁忙将怀中的一本木版书塞进福源怀里，福源又忙将书塞进内衣扎紧裤带走出来。

叔侄俩刚刚跨进客厅，满屋人都注目他俩。永洁长发飘散，长衫不整，满脸的傲气，后面跟着十一岁的侄子，侄子穿着刚补好补丁的衣裤，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肩膀，两眼却洋溢着莫名其妙的兴奋，两颊还带着幸福体验之后的潮红。他的目光刚一碰到爷爷的剑一般冷厉的目光便立刻晴变多云，黯淡起来，他要隐藏一个心灵秘密。他不再惧怕老爷子的训斥了，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一尊神，一尊给他野性、给他叛逆精神、给他指引前程的偶像。这人世间太平等了，爷爷指示的靠读《四书》、《五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科举入仕之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只有象洪秀全那样杀出一条血路，开创一个平等的人间天国才行。

“永洁，你和福源为啥子迟迟不来就这顿团圆餐？你自个儿不修边幅，不端正言行毁的是你一个人，可莫把小孩子也带坏了。”施廷瑾忍住气儿训诫永洁。

永洁不语，昂头走到空位上坐下，似听非听。

老稟生更生气了，又不便动火把欢庆的气氛弄坏了：“永贞，你说咋办？”

施永贞拖着弱不经风的病躯走上前来一把抓住福源上衣领口骂道：“还不快向爷爷谢罪，害我们等了老半天。”

福源跪地向老爷爷叩了三个头，起身向另一个空位上坐下来。

永洁站起来提起一壶酒倒进大海碗里足有一大碗，他笑一笑对上首的三位父辈和两位伯母道：“永洁给福源子讲古今儿忘记时间了，自罚一碗酒表示谢罪。”说罢一饮而尽，仿佛不是饮酒而是饮水。

施大老爷知他是个狂人，也不计较。伙计速又去灌酒入壶烫热提上席来。这位信奉孔孟之道的老学究，少不了在酒席上讲几句勉励后生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结语总是那句老话：“我施家书香门第，礼仪之家，八代稟生，自迁居麻家渡以来，初祖为武状元，也出过三位进士，六位举人，后代应当发扬光大。”

大家在和乐气氛中劝酒奉菜，大老爷宽饮了几杯，也忘却了刚才的不快，高兴起来笑道：“施家最小的一辈排行‘吉’字，果然吉利，现在六位孙子都已到齐，今日正好给你们起个学名。大家想一下，起啥名字好呢？”

施二大爷廷璧这时也打开话匣子：“我看让永字辈的六位侄子每人起一套，六位孙子的名字要能连成串表达一个吉祥的意义，然后写下来交给大爷捏成团，让大爷随心拈阄抽到那个纸团就依那个方案命名。”三大爷忙拍掌：“二哥这个办法好，能体现公意，也是体现天意。拈阄好！”大爷也点头说：“就这样吧，现在你们六弟兄各自去写，写完交我。”

不到一刻时辰，六位饱读诗书的永字辈弟兄便将自己为六位子侄的命名方案交给大老爷，由大老爷随意拈阄决断，宴会的气氛

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盼结果快出来。

大老爷斜眼看了看永洁的字条，心中有些不快，故意折叠成大小一些的纸团，以便拈取时舍掉不用。

六个小纸团放在神龛下的神桌上，仆人燃起檀香，上面天地君亲师位的牌子在香烟弥漫中更显肃穆庄严。大老爷磕头做揖毕，口中念念有词：“皇天保佑，施门隆昌，诗书礼仪，万世不绝，千祈上苍，赐孙嘉名，传承仁义，题名金榜。”念毕，他庄严地伸出枯瘦的竹节般的左手拈起一个纸团，慎重地慢慢展开，众人注目老爷子的动作，老爷子一看，眼睛中的瞳孔猛然睁大，二大爷却已将字条念出了声：“操动天地日月。”

大老爷将目光投向永洁，永洁发出得意的傻笑。“永洁，你这口气太大了，恐怕得罪了皇天老祖。天地日月乃吾等敬奉的神祇，犹如父母，岂能用操动二字？”

“还是重新拈一个吧。”大家纷纷建议。

施大老爷将永洁的纸条狠狠地又揉成团放进另五个纸之间，放在手心一起摇动了很久，才散放开来，用左手再去拈一个纸团，打开一看，一屁股跌坐大圈椅上长叹一声：“果乃天意也，我施家莫非要出大英雄，或者是大草寇？”

三大爷不信又拈到先前那枚，伸手接过去，大家纷纷下席围拢来，白纸黑字，狂放的草书依旧是永洁的手笔……

操动天地日月。

施大爷毕竟知道此乃天意所择，只好认命：“福源，你是长孙，从今往后就改用学名，排行是‘吉’，名字是你么叔起的第一个字‘操’，就叫做施吉操，听见没有？老二叫施吉动，老三叫施吉天，老四施吉地，老五施吉日，老六施吉月。为圣贤为盗贼，全靠你们以后凭自心选择了，老爷子也管不了，千万不能做违背天地良心的事就行了。”

六位孙子齐齐地跪在神龛前叩头谢祖，也谢长辈们的赐名。

六十四人吃完六十四大碗饺子后便散席各归各的住所。

施大老爷的步履有些踉跄，永贞连忙上前扶住父亲的手臂回他老人家的书房。

“叫施吉操来，我有话问他。”大老爷始终对长孙抱着极大的期望，因为这位孙子从小勤劳坚强，聪慧敏锐，《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一笔字写得龙飞凤舞，是可堪造就的栋梁之材。怕只怕他受永洁的影响学坏了。

福源子记住自己叫“施吉操”，他暗笑了一下，这个名字取得真有些奇怪，只有么叔才想得出来。

“吉操，你是我施门的长孙，也是薪传书香的传人，我不久要归西，你要好好熬成个好人，修正个正果，可不能象你么叔永洁那样不成器啊！”施延瑾抚摸着长孙的头，眼中流出了老泪，他用手捏这孩子的身子骨，很结实，砍柴、挑水、种地样样能行，这副骨架子也许能堪当圣贤济世救民的大任啊！

“啊！，这是什么东西？”他的手触到吉操怀里的一卷硬东西，吉操道：“是书，么叔给的书。”

“么叔给的？恐怕不是正经东西，拿出来看看。”老人声音在颤抖。

吉操掏出一卷书来，那是爷爷最憎恶的大逆不道的妖魔之书，洪秀全五十五年前写的《原道救世歌》，也是朝廷严禁的毒书，倘若被人告发是要问反叛之罪的，书中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宣纸，那是吉操抄录的由永洁叔口授的洪秀全的反诗，老爷子一看气得直顿足：“可怕，真可怕！”

“叫永贞来。”老爷子传呼儿子永贞一起教训孙子。永贞拄着拐杖进来知道大事不妙，便替儿子说情：“爹，你的心意是好的，要让施家书香门弟永远光大。可允许儿子说一句实话，现在国政腐败，国势衰颓，民不聊生，到处都是恶人豺狼当道，读孔孟书的不如拜孔方兄的，考试都是假的，官是用钱买的，清官难找，贪官遍地，再

出十个岳飞，出百个曾国藩，也支撑不起这衰败倾颓的大厦啊！倘若出个洪秀全，或许能为老百姓出口气，说不定能开辟一个清平世界呢！爹你相信天命，天运转移，否极泰来，然而开泰之前还需要降妖除魔才行啊！我看吉操骨相奇特，或许成为个乱世英雄，真的能惊天动地干一番事业也未可知。他自己的道路还是让他自己选择吧！”

“没想到你也堕落成这样子了，给我滚出去！”施廷瑾年岁已高，酒也喝的不少，一气之下竟倒在太师椅上昏厥过去了。

永贞连忙上前扶住老人，没想到自己也是弱不经风的病躯，父子二人一同跌倒在地上，吉操慌忙叫人来，一下进来四五个汉子扶起廷瑾和永贞。管家郭秀才用手一摸大老爷的鼻孔，幸好尚有游丝般微弱的气息，赶紧掐人中穴，又拍打百会、涌泉二穴。好半天老人才苏醒过来，永贞忙叫：“爹，你生气了？儿子说错了，你莫怪。”

施廷瑾苏醒过来使大家悬着的心又放下来了，吉操上前双手握住爷爷的手，廷瑾紧紧拥抱住长孙，老泪沿着满脸的沟壑往下流淌。

第二天一大早，老爷子出人意外的精神矍铄，起来做了一套华陀的《五禽戏》导引术，吩咐厨房的仆役做早饭，他要同长孙吉操出门上屋后山林中转转，算是新年的第一次出行。他想了一夜的话急着要跟这位骨格不凡、气质独特的长孙好好谈一谈。

爷孙俩一路上山一路交谈起来。

爷爷今天变得像年青人一样步履矫健，一会儿就上了黑龙山顶，站在山顶石台上四顾群山座座低，方圆百里尽收眼底。爷爷给吉操讲起这山水的来龙去脉，这山水间的人世沧桑，施氏家族的在鄂西北四百年拓荒历史就如活剧一般随着爷爷生动的讲述呈现在吉操眼前。

“这座山叫黑龙山，形状像一条飞天之龙，你看龙头下正是我们施家大院，这是施家来这里落脚的第一代祖宗施云龙老祖上请

风水先生勘定的，据说这地形生的奇巧叫龙腾沧海，四季白雾缭绕宛若海涛翻卷奔腾，黑龙背上却从未见云雾，远看黑白分明像一幅龙腾沧海的壮景。风水先生说选在这里建宅院，后代必出杰出的英雄人物。”爷爷眉飞色舞、兴致勃勃边指点边讲述。

吉操打断爷爷的话：“爷，你看那龙颈脖子咋象切断了似的，这岂不成了一条受伤的病龙？”

爷爷道：“娃子，你听我讲。那位施云龙老祖宗本是个江湖侠客、武林高手，只因一桩大案牵连，不得不隐迹这深山，结茅为舍，娶妻生子，不几年，这武功盖世的施云龙上京赶武学大会考，比武场上力克群雄，成为明朝皇帝朱元璋钦点御批的武状元，封为总兵元帅。那年鄂西北大饥荒，总兵元帅将军中粮草暗中送了不少给故乡救济灾民。这件事被皇帝知道了，皇帝派钦差到竹山麻家渡施家湾暗访。钦差大人深通天文地理，一看这施家湾的风水大惊：黑龙腾海，活灵活现，只差气运，到了龙年龙月，施云龙那还了得？回去禀报皇上，皇上差人去挖断龙颈。可白天千人挖，夜晚万灵填，挖了半年还是挖不断。皇上一怒之下查出施云龙的老根底，原是朝廷通缉的命犯，就把他拉出去斩首示众。总兵元帅一死，龙颈冒了三天三夜的白烟，流了三天三夜的红血，终于被官军挖成这条几丈宽的深壑，龙脉也就断了。”吉操听得入神，不禁仰天长叹。

爷爷又道：“总兵元帅夫人原是个尼姑出身，依旧离开儿女独自在大院前修建一座尼姑庵独自参禅打坐，把红尘看破。老尼姑圆寂前上山挖了一棵桂花树栽在庙后，就撒手西去了。为啥要栽棵桂花树？有懂地理八卦的先生猜测说，这龙头对面是白虎岩，龙争虎斗，龙受伤自然斗不过虎。为客欺主之凶象，老尼师担忧子孙受克，为免遭凶煞之气，便栽了桂花树挡住白虎岩的山煞。也有儒学先生说，栽桂花树是为了让子孙后代都能做进士举人。古有丹桂象征进士及第之说，考取进士举人的称为折桂人。桂花是书香门第的标志，从那以后，我们施家真的代代都有进士、举人、贡生、廪生，直到

现在，我是廩生，你爹也是廩生，你伯爷是庠生，书香门第、鸿儒世家也说的上啊！”爷爷说到这里，开心的笑了。

吉操听着听着心驰神飞起来，过了半天才回过神来。爷爷拍拍他的肩膀：“下一代能不能龙抬头，就看你的了。你呀，要走正道，堂堂正正做一名经世纬国的士大夫，要学曾国藩，不能学洪秀全。不然，会造下恶孽，遗害苍生啊！你不要再同永洁一起鬼混了。施家有一个疯子就足够了，你可不能再做狂人。”

爷孙二人下山回家时，已是下午酉时三刻，日已西坠，鸟儿还巢。

第二天一大早，从大老爷书房那里传出一个惊噩的消息，施大老爷廷瑾廩生无疾而逝，死时手上还捧着他奉为至宝的经书《大学》，面容安祥如生。

吉操想起昨天爷爷还如此健旺、健谈，今日却撒手人寰，不禁感到人世间的一切如梦似幻，不可思议，念及老爷爷生前对自己无限关切的种种举止话语，悲不自胜，嚎啕大哭起来。

大年初三，施氏家族满门举哀，唯有疯子永洁不知大老爷突然仙逝，大摇大摆地向大院正门走来，高喊：“吉操，吉操，出门玩罗。”自然没人搭理他。门外传来永洁清朗高亢的歌吟，那又是洪秀全的一首反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完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初阅人间不平事

光绪二十六年正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替的临界线，这一年，施家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大变故。随着大老爷廷瑾的突然死去，接踵而来的是大老爷的妻子和侍妾双双病逝，接着又是大老爷的长子施永亮突然暴亡。不到一百天，施家竟然又忽啦啦死了七个人。

施廷瑾仿佛是施家这栋大厦的核心支柱，他一倒，房屋便全部崩塌下来，连续任不到一个月的族长永亮也英年早逝，死时才三十五岁。永亮是死不瞑目的，施家兄弟中，只有他和没有结婚的幺房永洁后继无嗣，便在正房之外又续娶一妾，一妻一妾偏偏各生了一个女儿，所以他临终的遗言就是一句话：“请求贞弟把吉操过继给我当儿子”。这位文武双全的庠生在看到弟弟永贞点头答应后就一命呜呼了。

施家族长的至尊席位很快被另一位叫做施兴仁的族人夺去了，施兴仁其实是施廷瑾收养的外姓干儿子，改姓为施，此人虽不学无术，却工于心计，与县里的一些官员之间关系拉得颇为熟络，于是便捞了个“孝廉方正”的金字招牌，当作尚方宝剑仗势欺人，田产也渐渐多起来，便自荐自命为族长。

十一岁的吉操，自幼虽承蒙祖父、父亲及永洁叔的教育，但却没有正规地上过一天学校，自从父亲染病卧床后，施家大院的私塾便停办了，请来的郭秀才在祖父去世后也离开施家了。

这一年，不祥之兆阴霾一样笼罩着施家，祖父一死，家道也陡然衰败下来，仆役们也纷纷作鸟兽散，施家除了书香门第一个空壳子的名声外，其实空虚得很，每年收入不过五十多石租粟，已经入不敷出了。

父亲决意要让长子吉操正正规规地上学读书，而最近便的私塾学堂也远在十里以外的深山凹中，叫泰神庙蒙童馆。路上人烟稀少，豺狼虎豹常常出没，更加上荒山野岭坟堆怪洞充满传说纷纭的鬼怪故事，永贞有些担心，但还是决定让吉操去那里发蒙念书。

听说要上学，吉操高兴得睡不着觉，半夜鸡叫头遍就起床到菜园子里摘一背篓黄瓜、南瓜、豇豆、金针，背到十五里外的宝丰街去卖，换些钱一来给父亲买药，二来给先生交学费。这一天他连跑了三趟，三背篓菜卖了五块大洋，下午日落时分先去给父亲到药铺抓了三付药，剩下两块先预付给私塾先生。

买药回来时已经夜深人静，吉操顾不得疲劳，先给父亲煎药，待父亲喝一碗后，又去挑水，先给两位伯母挑了满满一缸水，后又给自家的水缸挑满了，已是半夜，便上床躺下。

桐油灯下，母亲还在给他缝补衣衫，缝呀补呀到大半夜，吉操一觉醒来，母亲还在灯下赶做一双布草鞋，口里念叨着：“福源长这么大还没穿过一双象样的布鞋，上学了不能打赤脚”。

第二天是上学的日子，吉操等待同村的刘二牛、吴裕山、罗维